太平御覽

人事部

孝感　孝上中下　禄養

孝女　忠勇忠貞

義上　仁德仁惻

孝感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
出書大孳消滅景　出遊
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
魚　此庶人謂有德不仕若曾子之孝
千里感毋能使其域致珎也
東觀漢記曰明地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哀慕
至踰年迺率諸王侯公子外戚郡國計使上陵如會殿前
礼正月上謁源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
日甘露積於樹百官取以薦會畢上伏御林視太后鏡奩

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
經其里東兵安步雲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而長取水
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涌
泉出于舍側味如江水井旦出鯉魚
又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冊陽歙人幼喪父事母
終自負土成墳成　樹千株白兎遊其下
魏畧曰程堅字謀角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
擗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墊輒芻草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猶令除掃牛下祥愈
恭謹父母有疾衣冠不解母令守奈實每風至抱樹而立
母又思黃雀炙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幕以供母食母又冬
月欲食生魚祥解衣剖氷求之双鯉跳出鄉人以為孝感
所致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流涕
家貧無人鳴皷每至號哭之時有双鶴驚叫及祥練之夕
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孝感所致
晉中興書曰何琦字萬倫遭母憂停柩在殯為隣火所逼
烟焰已交家乏僮役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
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乃免
又曰烏程吳達往經飢饉父母兄嫂乃群從小兒之親十
有三人達病篤鄉里咸菩衰衣而埋之親屬皆盡存者唯

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夜在山
草廬遇虎丶下道避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二棺鄰
里嘉上其志義葬白日悉出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
加禽鴈之禮命功曹吏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永興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
至孝年三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其血左
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曰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礼曾祖
母王氏盛冬思董殷年九歲乃於澤中大哭收視地見有
董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董生乃盡其夜夢人謂
殷曰西離下有栗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鐘焉銘曰七年粟
百石以賜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
又曰王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延
供事彌謹卜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始聞而問
延知不言卜盛冬勑延云思生魚一隻長五尺卜食之積
日不盡爾乃心寤撫延如親子
秦記曰符健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州獲尚
書趙混煞而棄其尸琨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
有群鳥悲鳴從山而來、而復反尋鳥向山而得父尸
南史曰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破村邑綜與
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我不能去語走
可脫幸勿俱死驃因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

生命賊至　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研驃綜抱父於復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又一賊從傍來相魏曰鄉欲舉大事此而以死救父去何可煞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得免

齊書曰匡昕字令先盧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俗與人交母病已經七月昕遘還號叫母即甦皆謂孝感所致

齊春秋曰宗元卿字希符早孤爲祖母所養祖病元卿在遠輙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又曰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稱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又曰劉虛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人一以欒與之曰煎服之即差驚悟於就　得所夢之藥似竹根服之立差餘粮於齊前鍾業似蒐莫有識者

又曰蕭叡明字景懠在言切母病風疾老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氷筋額上叩血出水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亟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叡明受之忽不見人以亟奉母唯有三寸絹丹書日月字母即平愈

又曰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於夜遊祈祀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勝爲酒便差即請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遥覩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

勝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款切求意此公與之四段
幷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爲酒母病
頓愈

梁書曰陸襄子字師伯常卒心痛醫方須三斗粟漬水時屬
凝冬日又暮矣乞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斗解始
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入曰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廷尉母劉氏在宅暴亡盾左
手中指痛有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孝約數歲喪父哀戚有苦成人年八歲問其
母恨不識父悲泣淚曰忽云有見形狀即其父也及母亡
廬于墓云鳥云黃色集于廬樹恬哭則鳴止則無声

陳書曰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營未修家貧無
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
之田中號仰天自訴居數日有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
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

三國典略柳遐母嘗亂乾發疽醫須人吮膿遐應声即吮
旬日遂瘳咸以孝感所致

後魏書曰王崇自乾邕陽夏雍丘人也母亡扶而後起鬢
髮墮落未及遷塋權殯宅西崇廬于殯所晝夜哭泣鳩鴿
群生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庐朝夕不去
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礼是年陽風雹所經之處禽
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

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孝行所感

又遠　遠達河東聞喜人父母爲人所煞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仇執避他永安後欲改塋歲月淹久亡失墳墓連年於聞喜舊鄉推尋弗獲號哭之声晝夜不止周遊巡歷叫訴神祈忽於遠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

後周書云張元自孝始芮城人年十六祖喪明三年元居憂泣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亡夜轉藥師經行道言曰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日燃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閻如此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鞏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差如期果明

唐書曰豫州人許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大宗聞而謂侍臣曰恒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裏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五千段

又曰博州梁文貞號州閿鄉人少從征復批迴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書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不欽嘆有甘露降營前樹白兎馴擾閑元初縣令崔李支刋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先奏文貞孝行特絶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初龍初喪母塋於都南口之北廬於墓側躬

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
樹盛冬花開犬鹿相押
簫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
役在城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
以草祝曰我母必得因此投中流婦出渚乃筒來觸岸異
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之熟而進之聞者歎
駭
又曰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齒
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体齒落
更生百餘歲乃卒也
又曰宋通字君栢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檝置之深沒艱辛
忽有橫食特起直麪江春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辛繕字幼文母喪精廬傍有大鳥頭高五丈鷄首鳶
翎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於門樹
又曰文讓養母至孝交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
其墳塹歸取粮群鳥數十啣壞我而成墳
小說曰朱宜都王鏗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
以早亡便思慕蔬食祈諸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夢見一
婦人謂之曰我是汝母鏗悲泣且說之容貌衣服事、
如平生也
世說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
居問母、曰吾忽身体不調憶相如耳更無他也

祖治志恪曰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躭行勑
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爲美不知是我物兒
還母曰汝行後進婢吾食甘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
婢、服曰是蠐螬仲抱慟哭母日霍然立開
宋躬孝子傳曰丘傑字偉時吳烏城人也遭母喪以熟
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正是分別耳何
事乃爾苓苦汝噉生菜逼蝦蟆毒靈牀前有殿　〇三九
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
升兵世　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
又曰陳遺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
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賠母後孫恩乱髮得數升常常
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
明耳無所關遺還入户再拜號咷母豁然有聞見
又曰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負無所塋與弟靈敏共
茂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揀賣每朝取暮復生小大如初
遂得充塋
又曰夏侯訢字長兄梁國寧陵人也母疾遽經危因訢衣
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卒若使出便寢息訢出寢臥忽
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欽汝至孝賜藥在屋
後乘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來和進之便得痊差
又曰乘宋子世林父賢喪塋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
夕間土壤自高尺松林生焉

又曰帚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當與父共所之宿　迳有
旅時多虎將曉虎遶屋號吼俊乃出户當之虎弭耳曲膝
伏而不動俊跪曰汝飢可食我不宜驚吾親老虎逡巡而
退屋人皆安然
又曰五襲字世　武陵人父没羌中乃學羌語言衣服與
賓客入補羌諸令相攻襲乘其俛羌負喪而歸蓌畢回居
墓所每哭輒有鹿路墳而鳴漢法死事之孫皆拜郎中而
襲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迸其中吏不知處
又曰繆裴東海蘭陵人父忽患醫藥不給裴夜叩頭服與
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鍊而至求裴白尊
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攝錄裴驚
起視父已差父云吾過昔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
此耳
又曰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
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遭
泣涕告趙、乃言其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
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竝齊衰心
喪三年趙欲爲娶齎酒米往婚家道醉人打趙体悶忽有
一狗直至御邁衣此者三邁心走動赴婚家逢醉適共舉
酌於草中邁乃以檐煞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
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姓衛昨忽暴死矢神
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手至得門外果言

如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聞柩
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絶
復蘇者曰數四邁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王靈之年
十三喪文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者牀忽有一人來問
疾謂之曰食橘當差俄而不見之庭中橘樹隆冬乃有三
實食之病尋愈感以至孝所感
會稽典録曰虞國少有孝行後滿日南太守常有双鴈宿
聰事母出行縣飛遂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墓前
歷三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彦威烏城人十歲遭飢荒忽夜中有人告震
西離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養旦夕即掘之果獲焉風
俗通曰楊範字文瑞齊人甚孝母在賊中採椹藏於
地夜取之進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
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劉向孝子圖曰郭巨河内溫人甚當父沒分財二千萬爲
兩分與兩地巳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
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產男慮之則防供養乃令妻抱兒欲
掘地埋之於上中得金一釜上有鉄券云賜孝子郭巨、
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言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
兒
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無所葬乃從人
賃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君無錢還君以身作奴主甚愍

之永得錢塋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
永曰今貧若是身爲奴何敢屈夫人爲妻婦人曰願若爲
君婦不恥貧賤永遂爲婦人至錢主曰本人一言今何有
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再
主曰爲織千疋絹卽放爾夫妻於是索織十日之內千疋
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
我是天上織女感君之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
停語訖雲務四垂忽飛而去

廣州先賢傳曰下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鳥一
双遊密路傍小池後遭母喪密致所居一宿故時双復來
時人服其孝

朝野僉載曰崔渾爲侍御史清白温恭能盡色養父母、
少不康輒祈幽請以身代母常有疾渾跪請病受已有頃
覺疾從十指入俄而適身母所告遂愈丁父難約飲不入
口眥毀骨立兼何不勝哀而卒朝野傷心

御史臺記曰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悌稱解褐臨清尉丁
內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色
轉鄭承所居堂之草生焉一瞑而葩蓋盈尺矣以伏中歲
餘遷監察出授幷州兵曹轉憑翊令人走畏愛風化大行
貧弱之輩荷其仁怒時有雲如蓋當其聽事須臾五色雜
採州於縣郭道俗有雲久之以狀聞勅編諸國史尋遷司
勳員外其幷州聽前有叢葦小鳥來巢如鷓鴣矣孕卵絕

數日殼毀而見以輸於母矣被且不勝墜於地矣月餘五色成文如鵝訓擾問暇無服驚惧泊能飛翔時歸曰所人到于今稱爲兵曹鳥所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方墻宇皆皆遍至有樹條拆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相之每所居、其巢燕敷乳必迂哺踰句後分飛矣此孝義通也

史系曰趙雋字子奇平陽岳陽人也父稱爲縣西曹書佐已岳陽山多鷙獸夜有豹視之爲之政道而去卒不相與嗜酒夜歸里墅橫臥途中雋年十八見父歸遲即尋迎之同歸縣吏異之時人以雋孝感所致父卒時相與者自營父封者白鵲常遊於其家棗樹雋母朝夕臨鵲噪之悲鳴然喪而去會潞師刘禎及家進路封單士齊討民敢走時時雋母年八十餘唯一子方平其父墓別以物識之輩其母入文城西山妻蹇步捨之主數宿妻方主逃難者多糈粮踴貴雋乃捨椽實飴之以木密供膳者終歲建積威復輦其母東歸岳陽丘隴悉爲庫塩所發唯雋家墓得宗復起塚爲母卒哀毀過到縣令京兆常伯倫之知給米粟蠲其家雋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劑已定其夜夢一人謂曰尔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雋自全東手掘之果得錢符夢教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人事部五十三

孝上

爾雅曰善父爲孝

毛詩都栢舟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南風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毋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毋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毋也國小而迫數俊削役子大國父子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有草木有岵瞻望父兮

又谷風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尔蓼蓼者莪匪我伊蒿蓼、長大兒也莪、蓼長大我視之以爲非莪及謂之蒿諭以憂思惟在後中心不

精識哀、父母生我劬勞

尚書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父不格姦

大戴禮曰上敬老則下盡孝

禮記典禮曰凡爲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故州閭鄉黨稱其孝已孝子不服閭不登危惧辱親也服事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謂卒有非常天理也

又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心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体敢不敬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不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也烹熟亶鄰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横乎四海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受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終禮

又曰先王之孝也危不忘乎目日當思及母之顏色若不絶乎耳心志嗜欲王忘乎心君子生則欲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也

又曰于曰舜其大孝也敷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孫子保之故大德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又曰閔子騫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也不成聲夫樂之何猶人必雖喪已除而哀未已作而日哀未忘也先王制礼不敢過也

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又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復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左傳曰鄭莊公卽位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叔段襲鄭莊公伐京遂實姜氏于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曰不然公從之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蓋諸侯之孝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蓋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蓋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經授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鶴鶉消形求醫巽全朱均注曰翼羽翼親者也

孝經說曰孝畜養也
論語學而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孝子文在無所自專庶幾於道而已以其善
又爲政曰子路問孝子曰色難言悅和顏色爲難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遊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親二之將常食藜藿之實而爲
親負米百石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之楚從車百乘積粟萬
鍾累裀而坐裀褥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
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度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
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恩者也
又曰曾參者也武城人字子輿志於孝道故孔子因之作
孝經齊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祿則憂人事
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
其妻爲黎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出也荅曰藜蒸小物耳
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吾大事乎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
請焉告子曰高宗以復初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復妻放伯
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書曰梁孝王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
圖畫於井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
涕泣
東觀漢記曰汝都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

母憐之强爲飡飲欺言已愈都察母親色不平輒復不食
宗親其奇異之因字曰異
又曰蕭虎字伯文京兆杜稷人累官巴都太守父老乞供
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便命父嗜炙者餅每日賣進
之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啖必先讓父
母鄉人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
能多曰張曾子九歲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諸孝子
又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躬率
于孫耕農爲養道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
盜因設爲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
衣粮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唯奔走
又曰黃香字文彊父母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苦盡心
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又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常於母
前叱狗永即去之
又曰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遭父喪病疾瞶年自無所見
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
聲見酒肉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燕爲其不復設
藥
又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獨漢范與客步負喪
歸至葭萌船觸石破範持柩捄逐沉流衆傷其義鈞求得
之僅免於死

又曰焚僇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雍僇晝夜匍伏不離
左右至爲吃癃
又曰李克凡弟六人出於更衣家貧親老克妻勤異居克
使釀酒會飲親戚克啓其母曰此婦勤異居不可奉祭祀
請之遂叱出其婦
吳志曰顧悌以孝弟廉直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
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欲像神坐於下
對之哭泣服未闋卒
服設凡筵舒書其上拜跪讀書應若畢復再拜父終水漿
不入於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弟釋服弟雖以
減榮晉書曰長孫略字文度以富春車道少勤經江水父
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車畧常步從遠者百里母度甫則親
入扶持籃車
又曰稽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若常不足謹身節儉朝夕
孜孜親執刀俎無使奴以他人不知已之至誠也
又曰晉齊獻王司馬攸字文獻晉文少子大后崩執喪過
哀慟必盡礼左右成以稻來千飯九里中凡以進王對之
涕泣不食終三年枝然後能起入有犯諱者常悲不自
又曰王延九歲喪母卜氏遇無道延事之憂則扇枕箬冬
則以身溫之盛寒体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王隱晉書曰李徹字宣伯遼東人祖父敏漢不河泊太守
爲賊所迫遂不知所終其子追索歷年無所見北居與父

同平者亡制服行喪燕國徐邈與之州里勤欠娉婦一孕生胤遂絶房內常如居礼重之不堪具憂數年而卒胤母吏適牽招胤不識父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感亦如遭喪之礼以祖不知存亡設水主以事之由是發名

又曰卿詵對策上弟拜朝義郎母憂去職母若病亡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買乃以所居堂北壁假葬朝夕拜告養雞種蒜竭其力術過三年得爲八疋與棺至家負土成墳

晉中與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礼時與太常韓康伯隣居隱之每哭康伯曰汝若居銓衡之職用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進隱之遂清顯

又曰范宣人歲後園桃業誤傷指大啼問痛邪荅曰非爲痛身体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自少攻戰大被傷痍至是多膿噴班爲吮膿殊無難色班卽雄兄之子也

宋書曰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溼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少流迸至十六方得過單身勤苦喪行草宿營辦棺槨造止家墓塋送母兄儉而禮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問世聞論是至親以血歷骨當悉凝沒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綟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訓附每逢鹿觸網必改放之

又孝義傳曰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嘉元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虜卽日遺妻布衣疏食如喪禮歲時北向流事邪利後任魏書戒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榮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皆官宋火明中懷順宗人異州刺史元孫北使魏、人問之曰崔耶利模並力屈來歸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叱馭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秦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耶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徒跣水雪土氣酷而乎足不凍時人以爲孝感

又曰華寶香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十七不婚符或門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

又曰散騎常侍袁瑜薦稽道會郭事經母至孝家貧產于妥不能自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痊之

又曰師覓援字覓援南陽溫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書一啞題至孝師君若前我面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

又曰謝曠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又罹痼痾曠晨昏溫清嘗藥捧膳不關一時動容戚顏未嘗輒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而微賊過甚一家尊卑感曠至性皆納寢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餘年

又曰蔡曇智鄉里號曾子盧江河泊璵兄弟里號爲依展
禽竝爲高士沈顗所稱常去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
高志開何伯璵之風僞夫正薄夫孚伯璵與弟幼璵俱
厲節操養兄孤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
人不倦郡守下車不修請
又曰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世書吏大明二年父
日而至、門方知父死號痛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
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日相見何難於是號叫
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感里蠲租
布賜其谷百斛
又曰彭城劉俊司空(力者切)之長子年十二身長七尺三寸
以孝悌稱動見害於朱崔街俊兄弟平生不行北路喪骨
立秋而後起俊爲黃門郎稍遷右衛勑明帝山陵不獲已
從朱崔街過慟而卒
齊書曰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入魏文殊思慕泣
血終身疏食不衣全服麻溫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大
守謝朏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揖拱其中歲時
伏臘月十五日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
琇之表其行爵林詔牓門故所居爲孝行里(琇音秀又音酉)
蕭子曰齊書曰劉獻(胡官切)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嚲手持

膏藥清手爛毋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使是令世會
子稱璿小名也
又曰宗顧字文德南陽人也世居南陽父在家病亡顧忽
思戀涕泣因假還中路果得父病問顧便徒跣號咷出陶
後諸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欲病與母隔
壁恐病不言醬被至碎恐母哀已吏部吏果之嘗往候之
設食枯魚菜葅庾云我不能食叱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
數種果之曰鄉過於茅季偁我非郭林宗
又曰傳琰字季珪北靈州人也美姿儀除尚書左侍郎
遷尚書左丞遂遭母喪居兩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
不動鄰人乾未赴救乃得其全琰服膈之間已被煙閉吟

夏江王錄事
梁書曰沈崇傃字思整吳國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允州刺
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礼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
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憚辟爲主簿崇儀之從憚
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下乃持疾將欲致死
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必悟乃稍進食母權窆去
家數里衰至輒取窆所不避雨雪就墳哀慟飛鳥翔集夜
常有猛獸來望之有声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歷乃行
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于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礼不備
復以窆後更行服三年久進麥屑不嘬鹽醉坐臥於單薦

因虛睡不行起郡縣舉至孝梁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
勉之乃詔令釋服推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儁奉詔釋
服而涕泣如居喪周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
養喪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又曰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最九世孫也祖瓊年十
六復父仇於成都中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赴武陵王義
爲元凶追殺贈員外散騎侍郎赴法超任齊爲安復令卒
官匠號慟氣絶身体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梁天鑑元
年其兄裴爲麟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
匠迎于豫章望毋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
時葬居父憂幷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
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皆爛形体枯悴皮
骨截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
其除服爲像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毀悴愈甚外祖
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古人所推汝爲此戚
非爲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顯豈一獨汝身匠乃
拜竟以毀卒

陳書曰徐孝克陵弟事所生母盡孝每　宴無所食噉至帝散當其前膳差又損減高祖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嘗斌能對自是斌以意祠之見孝克取珎果內紳帶斌常莫能識其意後更尋訪之還以奉母斌以啓高祖歎嗟久之乃勑所司高祖自今享孝克前饌賜以餉其母後屬兵荒母病思粳米粥不能得而孝克無終身不食粳米崔鴻十六国春秋前趙錄曰太宰王祥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曾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輒三日不飡

燕書曰周存字道名上谷俱陽人王彭祖叛毋遇寇離失所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畏畏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問後傳在昌黎而存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徑投高祖容之為置酒于坐問存君失毋來幾年相見當職否高祖音未止存涕泗復面尋声而對辞甚悲酸牽坐莫不抗慨高祖亦為動容由是意敬倍加存停暮不得毋問將辞高祖意敬留之而未顯也存竟微旨陳謝曰攝政荊軻刺客之流意氣之故甘死奉歸今明公無求於徵用而見接於國事應終身奉給以荅厚恩然光毋未審存亡弟小無所倚依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未辞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祖高矜而聽去

後魏書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許越關癸於籍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塋二親及然常拜未嘗拜嬰墓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焉歲月推移還遷窆無異乃絶塩栗斷諸肴味二十年間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又曰長孫盧代人也毋因飲酒其父貢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貢為縣因執處以重坐盧列辞尚書乞盧身代父老命使嬰雜衆祇得蒙存立書奏云盧於父為孝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高祖詔得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又曰辛女雍字季冲隴西狄道人也小聽頴有孝行尤爲
祖父詔先所受紹見性嗜羊肝常呼小雍共食及紹先卒
女雍終身不食肝
入曰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太和中之爲給事黃門
侍郎後從駕南征母憂改任彝居喪過礼送墜自彭城達
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時稱之
又曰寇治字祖礼上谷人也世宗時爲荆州刺史治兄弟
竝孝友敦睦自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定處堂
宇倫設偉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泣涕陳薦若宗廟
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返亦如之○又曰孝文帝以
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絶膳二日哭大慟声

又曰況順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憂哭漏泣血身
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衰抽去不復更生除吏
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見搨甚故塞都令史徐仵對
曰此搨魯經先王所坐順即哽問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
令換之
又曰揚引三歲喪父爲母所養母年九十三歲終引年七
十立哀毀過礼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哀誓終身命
經十三年裹暮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
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絶孝後周書曰樂運少好
學躡涉經史而不特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
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

母及寡性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中琅琊王澄美之爲次行其事爲孝義傳

又曰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身甘肯終無匱之及母喪水漿三日不入口悲號躃踊絶而復蘇者數四塋之母後遂於墓側晝夜哭員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焦埜城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可而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言馬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後猶君君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時引見與言論時有會於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敵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彼及卒之後猶思其純孝牧可妻子於京城當給其衣食

北齊書曰李元忠母老多病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枝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矣

又曰李密平棘人元忠族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病積年得明醫治療不愈乃精究方洞曉計藥母病乃除

唐書曰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手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其珍

又曰歐陽通爲中書舍人調露中起復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着靴直宿州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

必哀號無時國朝奪情唯通得禮

又曰耶人城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郃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塋時白骨藪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必滲焉少玄乃刺其体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体以塋尽礼病創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除王府參軍

又曰陳集原隴州聞楊人也代爲顓表首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集終日不食求徵中喪父嘔血數升扶服苫廬悲行感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千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又曰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任躬親藥膳蒸々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年及母終廬于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經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護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左丙率府長史復以歲滿還鄉里鄉里有所訟不請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詔拜太子司讓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又曰張志寬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甲在縣忽彌母疾取給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嘗母有所苦之寬亦有所寬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恕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

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郎中敢騎侍郎

又曰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隨開皇中太夫人終廬於墓側哭泣無擘沐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墳樹子通兄弟八人皆交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也七歲觧屬父性又端敬宗族成重之號爲井露傾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公智周時爲內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請臨論其冤臨大奇之因命作詞賦知周事竟釋特表薦爲敬彝補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忽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不食謂所親曰夫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情急信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執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人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自背負母卒高祖時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牀服闋拜著作郎撰修國史儀鳳中從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又曰給事中李自知事母知孝時母年老常疾病日知輒急數日而髮髮曰變白尋加朝服大夫其母未受命婦色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賚詰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絶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聞其孝悌之跡使求之狀日知辭讓不乾服闋累遷黃

門侍郎

莊子曰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尹子曰孝夕子一夕五起看其親衣之厚薄之高卑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烈君嚴主

又曰孔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說苑曰曾子芸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有頃乃蘇蹙然而起斬其根者參得罪夫人困力扶參得無疾乎退居鼓琴而歌欲令皙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瞍有子名舜事瞽瞍來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辱則待大辱則走今子委身以侍暴 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之大乎

說苑曰韓伯愈有過其母笞之泣曰他日未嘗泣今日何泣也對曰逾他日得笞常痛今母乃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與孔子帽與色不悅與有一於此破其孝名古之人有言曰人語不文欺言人與事實相通不欺也今盡養親之道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請子路曰舉其親非力之少勢不可也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修身而身不彰交之罪也故君入

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也
呂氏春秋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自憂
色門人問之答曰吾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
歸之吾志孝道是以憂也
又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執一術而百善至
盧盤古孝子傳曰華完字榮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歲
聞父所在母卒送光至母家光耳拜伏哭欲晉家下母抱
掃悲咽三日不食年至七歲欲見父像雇畫師畫其父像
朝夕拜謁如父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
孝蒸蒸常著斑蘭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
因僵外爲嬰兒嘻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
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
母遇之甚酷損失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爲絮其子則帛纊
重厚使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父怒詰之損默
默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之損曰大人有一
寒子猶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魯子孝孫權揚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常
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蕭廣濟孝子傳曰甲屠勳字若遊河內汲人少失父與母

孤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蛟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倉舒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飢苦倉與
求自貴與潁州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
黨太守後尋覔父母經大原南郭忽見母逐還舊居母卒
悲號而死
又曰王驚盧陵石陽人父喪未殯假密宅後野火熛燎驚
力不能投火而死
又曰嫣皓字完起吳都餘杭人父昆南郡太守放效入重
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罍中詣公
即及行路持輙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
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齊琅琊東武人也伯父大司空甚孝謹敢
睦世號伏不聞　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壁
雍於萬人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孝之
又曰未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
依緜與同縣礼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飲酒醉眠孔以卧具
覆之伯年覺引去謂孔子曰緜定奇温因流涕悲慟
又曰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
父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及全之母亡服竟追
思未嘗釋衣
又曰喪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黄郎中之子喪父虞年
十四毀瘠過礼日食粒以慘藜藿

又曰何子平盧江潛人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
米取貨市粟交人或問之荅曰尊老不辨常得主米何容
得食白餐有贈鮭鱠者不可寄家則不食受母喪年將六
十有孺子之慕米大明米飢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
居不輟雨日兄子伯與之謂葬治子平曰我情事未中天
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孟宗列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礼宗爲雷也監
奉魚母遂其所寄遂絶不復食魚復宗典知粮谷乃表
陳曰臣昔爲雷地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粮谷臣母不
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世說曰晉王祥事継母朱氏甚謹家有柰樹子殊好常使
守之時大雨至祥猶抱樹而住母常夜持刀往祥所暗
之值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母恠意不已因跪前諸死
朱氏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搜神記曰吳猛蜀人小兒時父母傍時卧夏月多蚊而終
不搖頭惧蚊虻之去我及母父也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子孟嘗西平人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出宅苞日夜泣不能去彼毆杖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喪過於哀既而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以廬於里閭晨昏弟子分求異居苞不止能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居不使能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悟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身口所安弟子素

被其產績後賑給又曰李篤字君淵汝南上蔡人家貧夜
債寫書爲母買肉一斤粱米一升妻子茹菜有室無蓄
又曰周盤字堅伯安成人江夏都尉遺腹子也居貧約而
養母儉薄誦詩至汝墳未章慨然而嘆
又曰李鴻字太孫上蔡人閨門友孝弟仲爲從父非報雠
擊獲鴻便割髮諸縣通記去弟即自叔仲得減死子先亦
以孝稱父喪嘗牀於間得父亂髮梭而往走號叫躃踊先
後坐事當刖詔以鴻先義李一切減死
又曰殷焯關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
母育之不勞少費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其母未嘗先
食

郭林宗別傳曰弟容子季諦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
與弟輦遊雨捋下衆皆東居獨危坐林宗見而奇異與共
言國請寓宿旦曰容殺鷄爲饌林宗爲已設既而以供其
母自以菜蔬與同飲客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
學卒以成德

師覺授孝子傳曰趙拘幼有性年五六歲時待母美之物
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之出轉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
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拘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
哀號居於塚側鄉族嗟稱名聞若着漢安帝時官至郎中
周裴泣南先賢曰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
養母井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哺恐中

毒乃嘗其吐毋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海内先賢傳曰陳宴字子故大鴻臚紀字元方紀至德絶俗才達過人蒸蒸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孝行表上尚書豫有城以勵風俗焉

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河内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家省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投水入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酧罵木人枚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不問其妻俱以告之即奮劒殺張叔吏捕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涙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

孝子傳曰蔡邕性純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恋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

又曰鮑得小子曰昂至孝得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

又蕭廣濟孝子傳曰抱延字子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眉之際將母到吳郡海鹽貨為半路亭每卒月宜以供養督郵馬數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王烈之安成記曰縣有孝子符表以孝聞天子年十六其盖當羔抱終身之戚會兄為澤潞判官常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時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語問也乃羔母曰自此迎侍而歸又往未先入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曰夜悲泣忽視屋桂煙烘之下

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朝野僉載曰蘇頲爲書　舍下父右僕射環卒頲哀毀過礼有勅起復頲表固辭不起土使黄門侍郎李日知就皃喻肯終坐無言乃奏曰見潛病羸瘦治不勝哀臣不忍言其恐須絶上惻然不知過也故時入語曰蘇環有子李嶠無兒

語録曰常温文宗廟欲以爲翰林學士常以先父遺令懇辭上後謂對曰官常温朕每欲用之該辭所又安州常温表色俱厲户部侍郎崔蠡進曰常温稟其父母遺命上耳曰父不令其子能尊理命已至孝況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令其子在翰林是辭命稟辭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惟也上曰然乃止

又曰路隋年在齠齔喪其父至十許歲其母問曰識爾父否隋嗚咽無言不識也母曰只是一面隋復殞絶以至成人絡中身不覺鏡加以至行純古士大夫推之朱崔慕其德以愛女適隋之子李大尉家有路隋之子也官至當州守生資唯有琴十張

吏係曰盧昭美字子明范陽人五歲念孝經論語與童輩爲師事之礼至於父母字坐則起而言母劉因往兄之家飲酒歸夜蓮吐昭憂形于色取其吐嘗之或詰其昭美對曰母自外食寧不知其毒邪行起撫面嘆曰盧氏亡家妻

姜氏有疾省侍晝夜數十日母一食姜亦一食母不食姜
亦不食見母將絕至性感咽而至殯俄頃母又一没一日
二喪在殯於四望岡太守王府君双樹土間以表其基
唐新語曰刘審礼儀鳳中爲工部尚書時土番入寇命審
礼率兵十八萬與土番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
礼没焉諸子詣闕自拘請入番以續其父詔許其次子岐
州司兵易從往番中省北
至而審礼已卒易從晝夜泣
血土番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跣足萬里護親歸葬於
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兵部尚書謚曰僖審礼刑部尚書
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所養母元氏有疾審礼親嘗藥
膳及事經母亦以孝聞與在從兄弟同居家無異爨閨門
二百餘人口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州長史爲州與所隔將
刑百姓荷其仁思兢解衣投于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
准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而横遇寃結海内痛之子昇
年十餘歲配流嶺表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
首領所保持僅而獲免
又曰長孫從直趙云無忌之玄孫年二十餘父元適爲延
州霣政令從直隨之官霣施近邊多番部落往刼掠城邑
前後不能制元適至果遇番騎數十刼掠縣下適至從
人吏二百人追之及於近郊賊皆散鞍解甲元適攻之而
所將入吏無甲田及爲所敗從者皆走還元適猶與戰遂
爲所執縛之於樹將加屠戮從直間之遂跪至父所有惧

鋒刃以身蔽父群賊集矢射之身如娟毛中數十刃体無
完無從直死之州而兵大至父乃死　國史補曰杠蒸有
至性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有曾
子矣時同李大稱河南裴安特異之北昭美於蔡順過之
母卒父蚤亡家貧無以塟殯訖乃傭爲無極酒家保得月
資斈女弟令備奠祭酒家恠其衣物藍縷得直不以時價
古鬻求貴之昭美且以情對言發涕泗縱横酒嫗爲之咄嗟
啜食謂其四子我爲酒家婦生不貧美又幸不以若火鎡
錤方成衣食而日月意錢鶴乃財家充若費乎我卒若必
不如此月傭推辱爲母也四子俯伏母盡以緣身衣被奴
釧與昭美令葬其母赦其傭免之昭美歸息以營奉母附
焉又計其詳禪所貴市之餘金復賫還酒嫗其妻欲止之
溪不留爲給家財盡復爲傭耳乎昭美怒欲出其妻其兄
深勸止之然雖同室終不面焉妻亦悔過發賫而卒
又曰孟元方字弘規東平鉅野人八歲聰悟過人父交南
陽鄧恪來省會其父出遊隣縣母命元方接對恪見群犬
玄噪戲元方曰即子性孟近必猛爲予叱之方曰尊客之
前不叱狗恪曰小兒解書語方曰鄧老樹村中來真曰舍
則不知書恪大慙後至父來謂之曰爲孺子所辱賴有人
見元方應曰子見父知其無乎年十八明經擢第父母相次
而死元方五十日未嘗有咲容唯以讀書爲業頌詩至蓼
莪篇必哀咽號咷情慕不已則必往塚所抱樹而哭或曰

慕則止栖遑亦無恐惧之色會昌末有盜發其塚而元方
在河內夜夢告之往道鉅野今牧補子之盜乎殺以祭而
鄉里以爲元方殺人鉅野今牧補之牓掠無一辭盜塚家
愈稱寃移獄及郡將按致其罪會賊家贓物於市爲他塚
家所識又摘其弟焉太守然後知元方無罪赦之而貴其
令或問元方或不時自明元方曰手殺何故自明後終于
家父曰毛標字表玄　城漂水人少八歲穎悟異於衆子
日誦五百言母鍾氏連年疾病標日夜扶奉諸兄悉寢唯
標在母牀前隨呻吟之聲至於扶前衣不解帶蓬頭垢面
幾虱盈身曾不極視親戚大嗟異迎名醫嚴顥與母詵才
言不濟操兢泣頓地顥佯言可救卽于善祈奉顥退而告
曰嗟乎此子孝德若是而親疾不可救天道奚處嗟歎良
久翌日母終標伏母乎號泣不食三日家人倉卒之際遺
燭致焚舉家出避火標抱其柩涕泣火爲之飛去隣舍柩
得免莫不異之將殯標羸疾扶不能起扶持方得猶蹈雪
跣步四十里太守命縣宰就視致粟帛給遺及標病革其
子真曰吾以家門修飭遂及此吾生無益於人死固不害
於人唯宜薄葬止於周身真奉其教行之鄉里稱焉○又
曰夏侯佩字儀玉譙郡人三歲而孤養於世母崔氏九歲
孝謹過人同祖兄弟皆鬻笑於崔撫佩歎息而泣曰若
三歲喪母而我養汝若孝於我生諸曹百歲後若善爲我
殯焉佩涕泣不勝方知幼失父母因日夜涕泣問母對樹

崔引至其城佩慟哭而絶崔處救之抱而歸拜慟猶謂在
塚畔年十九歲崔母若喪其母崔氏之數子皆不終喪制
飲酒食肉而佩最孤幼群兄感惡之或夜相聚拘制佩酳
以酒哺以肉佩入而吐數四群兄笑以爲樂佩涕泣不自
勝皆由僧而復吐猶爲悲佩自曰誠鞠育之恩得遂疢幾
中天之報所以不覺沾襟因大哭群兄忍人也皆爲之流
涕每禘嘗之礼於世母神主別致敬焉年二十五卒于家
里人謂其封爲夏侯孝子之墓

又曰盧標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
解釋鄉中父母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
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原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
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
誨其子讀書咸以驕恣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
執鞭引繩如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
書所以隨驢後三子嗜酒佚蕩不敢抵於人或至反門詬
詈詞及母氏而操爲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
賊有令弟其甚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終其二
子已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礼庐於墓側每夕
有狐狸羅則散於庐右在欲且而去者三年時人以操在
野獸爲之衛時罪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建於此服闋明
經擢第婦上冢盡以孝揚明之義里巷勞之調爲歸縣尉
毗佐以寬人吏民至今稱焉操以官舍都屋尊老所處不

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都尉設凡筵神坐祀之出必告反必
面過其遲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若無
大噓吐賁之音同僚服之操每旦具冠帶縉紳讀孝經一
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故數謂之喪親章號咽不服哀追
感之心如丁故操子照有文名於世次子云恭謹有父風
高尚好焉○又曰劉師真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
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
食寢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若教通神明故哉得
違乃處世真夢中大哭多覺哀號愈甚乃作偶人像以事
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爲親然後食時人語曰孝於何
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真父福年者患目師真朝夕膳
食非子則福不能食居處號爲嚴潔或問其故真曰居處
不莊非孝也師真偶疾卧其父非慕食不安即真剡然起
號曰是夜食之不精差果餅生〻所致因師驚起而愈兄
有疾經旬不差師真衣不解結日一食爲讀道釋經夢神
人曰若兄若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真自求之藥肆
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氏者羌活也覓而求之兄遂疾
愈後考妣繼喪六年有双白雀飛户間除几筵之日與師
真啁頓翅狀若號咷躃踴久乃去續定命録曰賈宜言父
道德宗朝漏洩禁中事帝怒賜鳩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
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死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
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并遇赦還以勁直開爲鄆師縻以

郡戟劉恬莂秉平之強直言之謀也朝廷以切就徵拜諫
議大夫恬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大和初授絳郡太守每話
所經之事自云始飲酩志在必死岑然覺毒公五内至支
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脉
其脞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傍攻出六膿液紫黶臭敗迸搶
入鼻達十數步外唯食啖無感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
降除壽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禄養

韓師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禄不過鍾釜猶欣ヒ而
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
尊官焉堂高九仞禄題三尺數谷百乘然猶北向而泣涕
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禄而仕

後漢書曰庐江毛義有孝行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
定而府檄至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死母
去官行服數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
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也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克誦詩至
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帯帯就孝廉之舉

黄恭記曰南兵甫舉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十有
餘乃上書自已爲減品爲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母昭

聽其補南陽新蔡長隨以甫為淮率減交址茂才皆為四品也

晉書羅企生自宗伯多才藝初拜左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

世說曰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后能屈志為伯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數久立止聞窮援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人事部五十六

孝五

史記曰淳于緹縈者齊人也父淳于意為太倉令生女五人縈最小父犯罪當刑乃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縈自傷涕泣隨父至長安諸北闕上書曰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令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為官奴以贖父之刑使得自新漢文帝憐其意原其父罪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寢其亡子)若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其後姑自

漢書段第三行孝婦下漢書原文作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第四行養姑下原文有十餘年三字○第五行遂殺孝婦句漢書作太守竟殺孝婦○第六行字至下原文有卜筮其故四字○餘俱旁註

仁呂

縊死姑自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捕毋孝婦自經服罪于公以爲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然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得乃抱其樹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行孝婦下當死于太守雖所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大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晉書曰衛瓘及裀太保主簿劉瑤等冒難收瓘而葬之楚王偉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君名謚未列無異凡人每恠王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是意瑤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乃追復爵位謚瓘曰成

又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十九十老無所知又篤廕病母不安其室過寒飢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更日主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煢獨哲不肯行祖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屋墓側

又曰永與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臨死屍一吽眼皆血出小妹蛾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唐書曰劉列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辟金父長雲爲塩

縊死姑自女告曰婦殺使捕母孝婦自經服罪于公以爲
此婦養姑孝聞必不然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得乃抱
其樹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
太守殺牛自祭婦家天立大雨○後漢書曰熹鄧皇后諱
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
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高年目眊
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恠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
大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晉書曰衛瓘及裀太保主簿劉瑤等冐難收瓘而葬之楚
王偉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先君名謚未列無異凡人
每恠王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
是意瑤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乃追復爵位謚瓘曰成
又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十九十老
無所知又篤廕病母不安其室過寒飢女相率於西湖採
菱更日主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
長女自傷煢獨哲不肯行祖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
爲菴舍屋墓側
又曰永與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
孝年二十父臨死屍一吽眼皆血出小妹蛾舐其血左日
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唐書曰列寂妻夏侯氏滑州昨城人字辟金父長雲爲塩

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遂求離其父以終離侍養經于五
年無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披髮跣足
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積年真觀中有制表
其門閭賜以粟帛又曰于敏直妻張氏嘗州都督脫城公
儉之女也數歲特父母徵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
夜省視怨苦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
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使即號勇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
問至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百段仍令史官編録之
○又曰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
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
乃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塋記又廬
於墓側陪其祖母及父墳永徽中詔故宗楊紹妻王氏因
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節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沒
遼在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年親加
扶築痛結成昏晨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
閭用旌敏得賜物三年改栗五十碩○又曰孝女氏賈濮
州郓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
幼賈氏撫育之皆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佯玄
基煞之取其心奸以祭父墓追強仁自別於縣有司斷以
極刑賈誼闕目陳已爲請代強死仁高宗哀之時制賈氏
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又曰汴州李氏孝女年八
歲交卒抠殯在堂十餘載母自哭泣無限及任長母欲嫁

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殆毀至滅性家無丈
夫自營葬掷州里欽其至者送葬者十餘人葬畢廬於墓
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株季景列上其狀制持
表其閭賜以粟帛
顏氏家訓曰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
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惟其不起乃
往抱持薦蓆涕清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脉脉云
女腸斷矣因耳便土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悉痛○
宣州圖經曰宛陵管氏女名瑤年十七與母同寢母爲虎
所負去瑤哀叫隨之因巖虎耳隨方拾其母歸家氣絶武
帝表其門以旌孝行○王詔之孝傳曰周青東郡人母疾
積年青扶持左右四躰羸瘦村里乃欽錢營助湯藥母痊
許女同郡周女少君少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
屈託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爲務十餘中年公姑
感之勸令更改青誓以匪石役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
殺縣牧拷掠遂以誣款七月刑青于市青謂監殺曰乞捄
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者血上天血乃幡
竿上天○宋躬孝子傳曰賈恩會稽諸暨人也母亡在殯
爲災火所燒思及妻柏號哭赴火火大其去隣近收助柩
器得免思柏二人髮膚焦烈須臾俱死元嘉四年牓門孝
蠲役三世○師覺授孝子傳曰北宮氏嬰兒子者待人也
無兄弟而父母老遂徹其環琪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

人聞之莫不相率以孝親女爲趙王后齊使候周使者曰
北京氏女嬰兒子無恙耶撒其父琪至老不嫁以養父母
此助王率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
異苑曰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者於田獲栗豐爲虎所
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辨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
致感猛獸爲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貸谷旌其門閭焉
○烈女傳曰陳寡孝婦者陳之寡婦人也年十六而嫁未
有子其婦當從戎蜀孝婦曰我有老母吾不還汝肯善事
吾母子婦曰諾未果死婦養姑不替父母將嫁之孝婦曰
受之託豈可棄哉因欲自殺父母將不敢嫁之養姑二十
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奉之

列女後傳曰朱雀二義者朱雀崔令之後妻及前妻女也
女名初生十三朱雀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
當送喪還法內珠於奩入関者死繼母棄之其子男九歲
取之置其母鏡奩中皆不知也及関侯搜索得珠奩中吏
曰誰當坐者初謂是其繼母取之乃白曰君天幸天解繫
臂葉之初心惜之取置天鏡奩中夫人不知也母亦不然
憐之乃曰此諸切之係臂也君不幸妄解之心不忍棄而
置鏡奩中妄當坐因皆哭動傍人開吏執筆書不能就一
字開候垂涕終日不能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可生之不忍
知文後訪訊乃九歲男兒內馬
又曰滴泉龍孝婦者趙君安之女也名娥親君安爲同縣

孝壽所殺而娥親兄弟三人一時病亡壽乃喜而自賀以
爲莫不報也娥親聞之陰思欲以報壽備兵以伺壽十數
年於縣門前所殺壽訖請縣自首守長義不解印綬去欲
從娥親曰雖怨賽身妾之分治獄制罪君之帝理可敢苟
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大常長興聞喜之理以束曰又
曰潁川公孫何者孫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ㇾ走得
免何與母俱亡母先得見仇人甚恍爭欲取心何便輒三
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女足殘戮以塞分
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拾其母
會稽典録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時能弦歌爲巫五月
五日於縣訢江濤迎婆神遂死不得免骸我年十四歲
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改葬
娥於道傍爲立碑焉
益都耆舊傳曰孝女椎者捷爲人父江和爲縣功曹縣長
遣江和拜檄謁郎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屍喪不歸椎號
泣晝夜心有圖有所生男二人並數歲乃各歸作囊盛珠
環以係兒臂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
稍解椎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
夢椎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
於江上部縣長表言爲椎立碑圖像其形焉
續述征記曰梁邹城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
邹西注濟或云濟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室內

晏子春秋曰景公所愛捾令吏守之犯捾者刖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遇而犯之者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其女子往晏子之家訴曰賊請有道於相國妾聞明君不爲禽獸傷人今君之義晏子明早朝而復於君公令使罷守捾之役出犯捾之囚

紀聞曰吳宣城郡青揚縣有揚根治孝女李娥廟居曾否之巔林秀茂周旋十里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曰薦蘋藻俄艾旻大帝時爲鉄官治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鑪而金不出時旻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卽陞斬倍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折損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鑪中赫身則化矣其金計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三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矣倍每治銅錢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歙州圖經曰章項歙縣合陽鄉人也妻程氏與二二入山林葉程氏爲暴御嚴去二女寃叫挽其衣裾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户稅改鄉爲孝女

室宣志曰鄭耶耕也民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也物須勞苦以求之異上天哀憐而賜子其傭耕待疾吾於倫於也里訪之庶此於解牧譙丁公藤之感也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潔滌而歸奉其姑曰他郡有

人懶其事遺此一實始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宣戶殿下斷君在簷宇里人驚摺遁去者不奉勝計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紿爲郡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此死從此別矣乃神臂然後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声若發其遲者雲霧陰晦默不可辨而楊氏覺其臂若捧千斤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視之有二舍龍長數盡蟠遶其左右臂龍頂上有字曰則楊氏自是其家曰豐至爲當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六

人事部五十七

友悌

周禮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因任恤

禮記曲禮曰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禮運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又擅弓上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問之遂除之

春秋左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

毛詩葛屨陟岵曰陟彼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風夜必偕（偕俱也）

又鹿鳴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祭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恩流部公為作比詩而歌以親之也）棠棣之華萼不（華莘箋莘韋云承莘白萼不當附拊萼足得莘之光明其兒韡韡然盛也典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敬不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邶栢舟二子乘舟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固人傷而恩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而生壽及朔朔與其母請伋於公公全伋之齊使賊先待於嗌而殺之壽竊其即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賊被何罪焉殺之之国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也）○又曰惟比王季因則心友則友其兄則焉其慶

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曰兄弟怡怡如也

爾雅曰善兄弟為友

漢書曰十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羊政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五人也商為太子中庶子以爾敬敦厚補父夢商嗣為候推財以分異母諸弟

身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魯公字仲康扶風人恭憐弟至小歛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礼請謝不肯應毋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至舉孝正恭乃始爲郡吏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弟李出遇赤眉將爲所捕琳請自縛先季死賊憐而於遣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礼夫妻出北還孝夫妻共蔬食礼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歛之積欠礼心怪之疑後掩伺見之不肯食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子常報仇殺人怂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使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戚絶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已往猶謂更生迯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又曰李鴻字奉遜礼性仁孝友于兄弟鴻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怂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

供給其量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羙輒分減以遺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弟子常報仇殺人怂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使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戚絶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已往猶謂更生迯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又曰李鴻字奉遜礼性仁孝友于兄弟鴻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怂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

有立嗣鴻爲太尉椽在京師傷育以養副耻門戶斷
絕因分代育遂刻印還歸歎遇家恐見妻子慙移其
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酖而之縣令
首記恒然驚感矣
司馬虎續漢書曰山陽張檢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
所忿疾覽爲刑章下州郡召捕儉；與孔融兄褒有
舊亡投遇褒出時融年上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
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不爲能獨爲君主乎因留
舍藏之後以人容發洩覺知国相已下密就掩儉得
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
當坐之褒曰彼来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
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
融由是著名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
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性
常共卧起又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別寢以継嗣當
立乃逓往就室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少以
篤行稱公府連群爲二兄未仕避隠密山
王隠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弟亡臨殯口
中有癰潰膿血苗舍去之
晉中興書曰顔含字弘都瑯琊人含次姊繁氏老而
失明含奉養必束帶躬親常省姊病因須得蚰虻膳

爲藥而求不能得平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童授
含〻開視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瀉飛去得
膽藥成嫂病卽愈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石勒叅軍勒過泗水攸與鄉人
河東陳蝦平陽馬佸共謀叛勒破車以牛馬召妻子
入草中又遇賊掠牛馬去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
一息今當步走誓兩兒恐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
遺民婦乃從之
崔鴻十六国春秋前趙録曰上郡王儁字玄英有幹
藝之稱儁年七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凉州路中
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爲所掠元有
逃免密乃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
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
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
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儁勺飲不入口者五月雖服
喪朞年而心喪六載
又前燕録曰有司奏中山浦陰民劉洛縣差充征弟
興私伐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與詔郡列称逃是
興身請求代洛死洛又曰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
兄弟爭命詳刑有疑瞻曰應征輙留興冒名逃役俱
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南燕録曰有司奏沙門僧知夜入臨淄人令平舍淫

其寡嫂季氏平與弟安国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後秦録曰姚襄與李戦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授襄曰汝可以免萇曰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後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交者莫不哀之
後周書曰裴寛子長寛弱冠爲州里所称與二弟漢泥並知名親没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寛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
梁書曰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唐書曰張嘉真爲幷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数賞慰嘉真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佑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絶万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佑爲忻州刺史
又曰東郡未平梁宋間群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李瀾守蘄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澈詣盜請代兄死瀾又請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爲盜所

害
又曰杜佑子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
疾病式方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輕式方之手不入
於口又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
又曰自居易弟行簡字知退文筆有兄風詞賦尤称
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
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於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
此焉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
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譖玄侯將殺玄昭欲先
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
如誓後又譖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
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来問魚者云投水
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乎欲分異出門見三荊
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欲聚兄我兄弟而欲殊哉
遂還相爲雍和矣
宋躬孝子傳曰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十以小
兒薩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募軍仵薩求代
棘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遥屬棘曰君
當門戶豈可委罪小叔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
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恨太守張佖表聞詔牓

門朱氏世祖感其悌友乃譜增諸弟封侯

烈女傳曰會稽石師安妻者同郡氏之女也名軍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經縣門縣官嘉有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道者吏詠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其年不決言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若皆赫之是縱有罪若皆殺之是誅無辜其母必知子之情善惡聽其所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殺少子人所愛今所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之

又曰郤陽友妹者郤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有三子季兒兄李宗與延壽爭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何面月以生季兒乃告大女曰汝父殺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嫁矣吾去兒死其視汝弟遂自縊死

海內先賢傳曰范冉字史雲清高亮直讓才千万與

三弟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同時依正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灑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

後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應
時飲血餘皆流去
汝南先賢傳曰繆彤字豫公郤陽人兄弟四人各求
分異至有爭訟之言彤默閉戶自撻大自罵曰繆彤
汝脩身謹行將齊正風俗如何近一家之中不能使
之和協耶鞭兩髀皆瘡於是諸姊及弟叩頭自責不
復分矣
張瑩漢南記曰陰慶為鮦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為郎
慶以明尚書脩儒術推居弟園田奴婢錢悉分為員
丹慶但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
陳壽益部耆傳曰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略舉質性
恭順與叔子竑同居竑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
以讓竑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江徽陳留志曰李銓平立人也少聰慧有志行銓兄
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服飲食皆使下銓；始年五
歲覺以衣服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
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臣順母外奉其兄故閨
門雍睦為郡族所称
杜預汝南記曰李克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
而出行日而食其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
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克請乎諸憐
里室家相對前跪觸告其母使碩其妻叱而遣之婦

行泣出門去
顏延之庭誥曰將責弟悌務念為友

忠勇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具丘墜千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人費（誅貴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速之費曰我奚御哉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昨欲助賊）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

又文公上曰戰於敖也晉梁弘御戎萊駒馬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軷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撟之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出之而立績簡伯狼瞫怒其交曰盍死之瞫曰

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交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勇無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黙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又宣公下曰楚爲宋人告急于晉使解揚如宋之言曰尔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尔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於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之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成也死又何求

楚子舍之以歸

又成公上曰鞏之戰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又昭公伍年曰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驟乘馬將

作乱而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之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命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終也）齊是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宗魯之肩皆殺之

國語曰晉公文誅觀狀以代鄭（鄭復勅曹觀公駢脅之狀故見代也）鄭人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詹鄭大夫叔詹伯也）詹請往鄭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君伯何愛鄭人以詹與晉人〻〻將烹之詹曰臣欲盡辭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使復国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令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国忠也乃就烹據鼎而疾號曰自今以往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不殺厚爲之礼而歸之

史記曰漢之三年項王国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滎女子陽東門被甲二子人楚兵而四繫之紀信乘黃房車傳左毒縣（季裴曰纛毛羽幢在乘與車衡）曰城中食尽漢王降楚軍皆呼万歲漢王與數十騎從城西門中走城皐項王燒殺紀信

漢書曰莽何羅（本姓馬明帝馬后恐其先人有及者易曰奔也）與汪克相善

及克敗衛太子後上知大子冤乃夷戚充宗族黨與何羅懼及金日磾視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臣瓚曰案林光本秦雒宮在甘泉）日磾小疾臥廬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即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心動立入即內尸下須臾何羅哀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即內欲入行逆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挾刃欲格之上恐幷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伏辜

東觀漢記曰王即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　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李忠毋妻子皆擊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皆思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亟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毋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又曰信都反為王即所置信都王捕擊祭彤父弟妻子使為守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彤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

又曰張步攻耿弇時上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

来弇曰乗呉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侍石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数日車駕至臨淄自労軍也

茫曄後漢書曰温序字次房太原人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愧囂別將荀字等所刦字謂序曰子若與我幷威同立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圖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荀皆恩德宇等復脫臂之序輿有氣方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之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数人賊衆爭欲殺之字止之曰此義士有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御鬚于口顧左右曰既賊所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英雄記曰王允誅董卓〻部曲將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謀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国家社稷之灵長安国象吾之頭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

漢雜事曰景帝時吳楚士国反齊孝王孤疑膠西齊北二国圍齊〻使路中大夫於天子還報曰堅守北至二国圍齊数重無從入二国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万使太尉周亜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〻必堅守二国誅之

魏志曰許褚從征表紹于官渡徐他等謀為逆以褚

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禕休下日他等懷刀入禕
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禕大警禕奪
之卽擊殺他等太祖亦親信之
又曰諸恪葛圍合肥所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
息爲賊所得拷問所傳語賊謂整曰諸葛公欲活汝
汝可其服整罵曰我當必死爲魏国鬼不苟求活遂
汝去也終無他辞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
尋跡得像歸面縛繞城令整像大呼言大軍將已還
洛不如早降像更呼城中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
賊以刀築口不使得語遂大呼令城中聞詔追賜整
像爵關中侯

又曰王脩字叔治北海人魏国旣建爲大農卽中令
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黨數十攻掖門脩聞
変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台
望見之曰彼来者必王脩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旧
京城有変九卿各居其傍脩曰食其祿爲避其難居
府雖旧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諸葛誕爲鎮東將軍殺揚州刺史樂綝擾壽春
反遣司馬昭征之斬誕；麾下五百人不降昭令曰
不降皆斬衆咸曰願從諸葛公死不恨矣每斬一人
諸顏色不変時人爲之後代田橫
蜀志曰鄧艾代蜀遣書誘諸葛瞻若降者必来爲瑯

琅王瞻怒斬艾使逐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散瞻長子尚與瞻供殘又曰先主奔荊州曹公追之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距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益得也可來共決無敢近者

又曰嚴顏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劉備入蜀圍城都璋出降備諸郡皆伏唯顏乎而不屈使將張飛攻巴都生擒顏呵曰汝見將軍至何得不降令逆戰手顏曰卿等無狀奪我州我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斫何怒耶飛壯其忠劉釋之

王隱晉書曰秘紹以天子蒙塵奔紹行在所值王方不振賧敗於湯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前而遂集以見害

晉中興書曰譙王承爲湘州刺史敦遣衆軍桓罷說承以劉隗專寵令討之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敝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便唱義衆府長史長沙人虞悝慨慷有志節共盟誓因桓罷馳檄湘州於是一州之內並皆同赴

又曰蘇峻反桓尋爲宣城內使往赴朝廷長史禪惠等問以宜：按甲以謀須衆力齊集舜厲色曰夫見

無礼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遂鳥鷂今社稷之難
而欲逡巡將何以云衆力難寡義無寧處長驅往進
尋王師敗績奚慷慨流涕皆勸偽同以紓交至之禍
如其不然重必至矣曰吾受此国厚恩不能死節焉
能忍辱與之通問如其不濟此卽命也遣俞縱進軍
左右以刀不敢勸縱退軍縱曰吾承桓侯厚遇吾之
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不可負国也遂刀戰而死峻遣
韓晃因遣軍討奚力屈被害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為春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
承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悪俄而王師敗績敦得
肆暴收雄姑熟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
不能救國難安以生為今日卽戮得為忠鬼乃其願
也○沈約采書曰劉胡類叛淮南定陵人貫襲宗本縣
已為胡所得率三十人救沈攸之沈攸之言於建安
王休人休人援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
胡所擒以大炙之問墓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
曰君称兵内侮窺覦神器未問奇謨遠畧而為炮烙
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
後魏書曰河間公元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
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城
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繫賊乃退世祖得上馬乐
曰微齊以身蔽捍幾至危殆乃賜爵浮陽侯

又曰叔孫俊字醜肆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朱提王悅懷刃人禁欲為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掣之力於悅懷中得兩〻有遂執悅殺之

范亭燕書曰孟高字弘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暐即位左迁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唯高及殿中將艾即等十餘騎從行達福祿逢賊高獨力戰射殺之

唐書曰劉感岐州鳳泉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粮尽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敢唯煑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重陷者数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去援兵已敗徒守狐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餓〻亡在朝夕秦王率数十万衆四面俱城中勿憂各宜自〻勉以金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滕騎馳射殺之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圍中每戰皆登城大呼以助軍勢皆血流面牙齒皆咬碎城將陷巡西向拜曰臣不能全孤城令為賊凌逼誓願為鬼與賊為厲以荅聖明及城陷尹子奇入城見巡問曰聞公每督戰皆裂嚙碎牙齒因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数將

存之巡大營之賊黨皆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
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五代史曰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與數百
騎欲奔鄴時晉高祖改鎮常山亦自郡詣闕夜與帝
遇於獲嘉東遂俱入衛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
與徒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於亭廡帝密
遣御史石敢神鎚立其後伏 甲者俄起左右驚憂敢
素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
鋒尋死焉
呂氏春秋曰荆莊襄王獵於云夢射隨兕中之申公
子培刼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使誅之左
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
必有故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與師
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
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
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蹈死
亡之罪於王之側愚以忠於君正之身而特千歲之
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
臣之兄驚惧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
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
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動人不知之
不爲沮行無高乎此者

又曰人殺衛懿公焚澤尽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尽哀而止曰臣請爲暴傳卜二音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裸表也

新序曰崔杼殺莊子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乱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吊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以示崔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挾劍呼天閒殺士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又曰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土欲授之相申鳴辞不受其曰王欲相汝；何不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而爲子而爲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復無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喏遂入朝楚王因授之栢居三年白公爲乱殺可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申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令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死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劍其父以事兵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吟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

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起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申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襄陽耆旧傳曰魏代蜀羅憲敵爲已東太守得創禪委質定問乃師所部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已敗遂起兵西上外託援救内欲襲敵城以固其國遣盛憙等水陸道說獻以合同之計獻乃會議曰今本朝傾覆吳爲同盟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孤城百姓未定宜一決戰以定衆心遂御枚夜擊破憙旋軍保城告誓將士屬以節義莫不用命

襄陽記曰劉備以習珎爲零陵北部都尉孫權遣潘濬討珎；師救百人登山自將濬乃單將左右自到山下交語珎謂曰我必爲漢鬼不爲吳臣矣濬攻珎圍守月餘粮箭並竭珎謂群下曰珎受漢中王厚恩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爲者耶乃伏劍自裁

又曰晉伐吳張浮漢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過迎悌悌不肯去垂泣曰仲思今是我死曰旦我作兒童便爲卿家丞相所杖常恐不得其死員名賢之故今身殉社稷復何所遁

華陽国志曰嘗公察関羽不安使張遼以請問之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公乃聞而美之是截表紹遣顔良攻都太守劉延於曰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麾蓋馬利良於万衆之中斬其守還遂解巡圍公即表封羽漳事侯重加賞賜羽尽封其物拜書告辞而歸

周處別傳曰玄賊齊万弁爲乱乃處以爲建威將軍進軍大戦奮剣慨慷仰天歎曰古者將受賑鑒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戦死

太平御覧巻第四百一十七

太平御覧巻第四百一十八

人事部五十九

忠貞

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淮南子曰交浅而言深是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経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説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又曰卑身賤体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

礼記文王世子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

又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諡於君子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真乎

左傳隱公曰衛州吁殺桓公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殺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于衛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忠州吁而厚與為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僖公上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輿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肱股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如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君翟俱無猜貞也

又曰僖公中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從亡人（亡人重甘）期期而不至無赦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在秦不召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二心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數之二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

又宣公上曰楚子滅若教民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使令齊還及柔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其人克黃從臣）箴尹曰棄君之命而自狗於司敗

又襄公二年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都郢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夢不忘增名（謂前年謚君爲恭也）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又曰晉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苕丘范文子謂乘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謂不忠乎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軍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死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
又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死之飡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雖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赴至公門外聞鍾鼓戰鬨之声遂駭而死
國語曰欒之乱宣王在邵公宮國人圍之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長而立之
戰国策曰吳入郢楚昭勃蘇羸音盈粮潜行十日而薄秦朝覩立不轉昼哭霄泣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吳師復楚
漢書曰初吳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也其定著甲令臣瓚曰漢以芮忠故侍王之非故時令也
又曰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

史大夫馮乃詐忠
又曰王莽既慕使者卽拜襲勝爲講學祭酒勝曰吾
受漢家厚恩無以仰報今年老矣且募入地豈一身
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勅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
復閧口飲食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忠貞臣也是曰迁常
爲漢中將軍
又曰吳漢性忠厚自從征伐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
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竟漢常獨繕
檠弓戟閱其兵馬激揚吏士下時令入視吳公何爲

還言方作戰攻其上常曰吳公差強人隱若敵國
又曰上爲大司馬以王常爲虎牙將軍
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遊
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
又曰鮑昱字文淵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
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
官不着姓又當司徒布惶使司隸而着姓也帝報曰
吾欲令天子知忠之子復爲司隸
又曰鮑永字君長到京兆灞陵過更始家引車入陌
欲丁徒事諫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
以獲罪司隸不辟也遂下車哭尽哀而至右扶風堆

牛上荀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吏如此何如時太
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礼義之主仁
百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悅之
謝後承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館命與胡廣趙戒
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肱肱不顧死忘志欲扶
王室比隆文王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
爲凶事成爲敗漢家棄徵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
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
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
范曄後漢書曰来與益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
環安於何地下辯陋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惧使刺客
刺劍未絕馳召益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
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申刺客無以報固故呼巨
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
不能朝兵斬公邪延收涙強起所誡歙自書表曰臣
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
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称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
爲本太中大夫陂褒骨鯁可任顧陛下裁察又臣兄
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救賜教督校筆抽刃而
絕
魏志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常繞帳韋性忠志謹重常尽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稀歸私寢

英雄記曰曹操圍張邳於雍丘藏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听之邳城遂陷張氏族洪由是怨袁紹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殺受妾以食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戚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因際謂觖望非冀惜洪力弱不能爲天下推刃報仇何謂服乎紹命殺焉洪邑陳人容在座見洪當死赴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曰汝藏洪傳空復汝爲容頓也夫人豈有常所踞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戚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座者无不歎息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傳彤斷後非戰兵人兵尽吳將語彤令降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龔爲関羽都督景曜六年又臨危授命諸者嘉其變世忠義

晉中興書曰王敦欲謗帝以不孝於衆士明帝罪云温大直在東宮人最所知悉因厲声問嶠謂擢威必與已固嶠正色對曰鉤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称孰嘿然不悦憚其居正不敢害之

又曰王作逆石頭城既陷王師敗績周顗往詣敦丶

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
能其事使王族摧敗以此負公孰惮其辞不知所荅
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
灵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陵雪天下神祈有灵當速
殺孰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人以戟傷其口不
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士庶聚觀皆為流涕於
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
狂雲左右人王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
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着青衣扶匐道路為太祖听
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京録曰麻秋以書誘政宛成都
尉来矩；至謂秋曰辞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
當洛守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乃先殺妻子
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塋人之重葬其誠節
賜振威將軍
又曰前燉太守幸憑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髦致扶道
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絶臣賜
省墓過幸宴反叛為宴所執憑勸張茂討宴茂曰髦
爵関内侯
又前趙録曰王廣承嘉之乱聚族避世及為揚州刺
史被蛮賊圍一百一十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絶雞大

省鼠靡有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未朝故有今難豈有
背將軍理哉衆相枕而死者五十人
又南凉録曰振武將軍尉賢攻固十浩疊不下熾盤
招之曰樂都已貴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
爲也故曰受凉王厚恩爲国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
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在亡未敢
歸命妻子小事豈動懷盤乃遣虎臺手書喻政〻曰
爲国儲不能尽忠反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万世之
業賢政我士豈如汝乎
三國典畧曰齊平東惟州刺史傳伏堅守不降帝遣
韋孝寛將太子仁寛昭伏曰幷州已平故遣公兒来
報今授上大將軍武卿郡公以金馬腦二須鍾爲信
公宜急下伏不受謂孝寛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
臣不忠爲子不孝願即斬以示天下帝父遣高阿那
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出伏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何
在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到路入関仰伏天大哭率衆
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乃降帝見之曰何不
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代被任草命不能自死羞
見天地帝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因唯見公
一人乃有食一羊助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
付授上儀同也
唐書隋居突通與竇宗戰於裯桑通結陣以自固竇

宗從通子壽令往諭之大呼曰昔與女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今左右射之桑顗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閉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去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撟通送千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立對曰通在尽人臣之節力屈而至此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又曰馮立事隱太子誅左右悉散立歎曰豈有人生受其恩死逃其難力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徵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我未請罪太祖數之立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曰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祖宥之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給當已死奉荅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肅宗爲之皇嗣或有詰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曰臣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及則引佩刀自部其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却肉伍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停推肅宗由是獲免

新序曰陳桓弑簡公而盟〻者完其家召他人曰不盟是弑父母也盟之是無君臣之礼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死以礼其君

又曰智伯之時有士曰長兒子無絶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魯而道聞智伯死曰吾聞忠臣無餘祿吾聞智伯之死動吾心餘祿加於我至今尚存將往吾佐之遂及而死之

續說苑曰趙苞漢灵帝時爲武威守夷戍畏其武毅母及妻子自郡来遇鮮卑万騎入塞爲其所掠苞出擊賊陳步騎二万鮮卑恐惧出母示苞〻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状欲以微祿奉養不啚作禍今爲王臣不得顧私母曰人各有命何得毀忠節耶立忠荣親孝莫也焉行矣勉之苞瞋目拔桴虜衆碎斬其帥伏屍十里母妻子皆爲賊所害苞收母殯歛奏請歸塟天子策弔封爲列侯塟訖謂卿人曰食祿避難不忠殺母全義不孝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又曰宦孝田鵬事齊至内侍中齊主走青州圖入陳出硯爲周人所獲毆問齊主所在給云已去周人折其友每折一支辞色逾厲四支俱絶而死

許蕭別傳曰蕭爲愍帝侍中左衛將軍麴武將與蕭齊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沒鹵逼愍帝送于平楊爾後冐難侍左右劉載乃以帝爲歸漢王頃之陰

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許侍中爾馳詣賊見相帝
已不復能語爾曰不審陛下尚識臣不帝猶能執爾
手流涕爾歔欷登牀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昼夜號泣
哀感異類載从欲明己不害乃爲責諸臣欲尽誅之
群臣逆寘唯爾獨曰脩位故臣願乞得殯殮然後就
戮載特听許事訖詣載曰国乱不能匡君亡弗能死
舉目莫非愧耻將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林未
畢故耳微情已叙耳就刑戮賊共議之曰此晋之中
臣宜加駢賞載遂從議故得全免
庾珉別傳曰珉字子居位列侍中劉暉作乱京都傾
覆珉時值在省謂僚左曰吾必死此屋内既天子蒙
塵珉與許遐等從曜設會使帝行酒珉至帝前乃恨
然流涕曜曰此人心卽時遇害

仁德

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舍忍之
礼記經曰鮮上下相親謂之人
又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又表記曰子曰仁有三異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
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弘仁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
是

又顏淵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礼為仁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顏淵曰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於施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子路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能仁也）

又憲問恥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重言如其仁者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濟天下此人為大代節仁小者也）

又衛靈公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甚於水火最急也）

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又陽貨曰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有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敏人死悔慢之言）

又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人焉（此三人紂同姓人臣微一知對惡而去之箕子比干忍去故或見奴或見殺之）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大戴礼曰君子執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兄弟也
尚書考灵耀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
者嵬然高嵬然高則何樂爲天山草木生爲鳥獸蕃
爲財用殖爲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代爲每無私
予爲出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
万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人者之所樂於山者也
又曰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文矣 言文王仁
故謂之文矣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称
仁
又曰誉可以觀義伍語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
範可以觀度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肆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
德仁者有讓
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又曰孔子適周問礼於老子辞去老子送之曰吾聞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
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又曰高祖仁而愛仁喜施意豁如也

漢書曰何武爲人仁厚
後漢書曰王莽末廣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
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声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迁南陽太守温
仁多恕吏人愆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宣秉所得俸禄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
曰田地自無捨石之儲 前漢書音義曰舍人名小嬰 音丁濫切 捨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捨
齊書曰虞願爲晉安太守郡出蚺蛇捨可用爲藥有
入餉愿放之二十余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
里絰還復故處愿令人更送遂明乃復歸効此再三
時以爲仁義之心所致
又曰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虱多以錦裹致之
食菜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崔鴻後燕録曰趙秋字子武汲群朝歌人也輕財好
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
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
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
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万物忻〻樂其性者仁也
莊子曰仁義先生之邊庐 邊庐猶傍舍也 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處久古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莊子曰義人利物之謂仁
曾子曰伯夷叔齊仁者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孟子曰齊宣王問交隣因有道乎對曰唯仁者能以
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
又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又曰當今之時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到
懸也
又曰大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
又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又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
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体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恐辞而彊酒也
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溫
而居下
又曰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
荀卿子曰仁義礼善之於人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
衆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
尹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四仁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呂氏春秋曰工尹他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不直（猶犨出）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工尹他問其故子罕曰南家二人也爲鞔（鞔履一曰靷也）吾將徒之其父曰吾將鞔以食三世矣今徒是宋国之求鞔者不可吾將不食也是弗徒也西家高吾俾療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工尹他歸荆適攻宋工尹他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其主賢其相仁故釋宋攻鄭

新序曰魏文候曰仁人者国之宝也国有仁人則群臣不爭

姚信士緯曰孟軻驅世士於仁義之咸行者步中正之途

抱朴子曰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符子曰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延駕仁孝論曰夫仁之有孝猶四体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猶心体充實爲先

曹祖仁孝論曰且禽獸悉知愛之毋知其孝也唯白虎騎騏称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乱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逸士傳曰高風隣里有爭財閑者兵刃相加風晩衣

巾爲巾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

會稽典録曰陳囂字子公山陰人也同縣車嫗年入十餘無子綦囂仁義欲求寄命囂以車嫗有財未敢便許乃諮於長者長者禽曰其宜囂遂迎嫗朝夕定省如其所親出家財以供館饍嫗以壽終囂殯殮畢皆勉其奴令守嫗墓財物什與嫗内外衣服不入殯者以置椁中制服三日由是著名流称上國矣

仁惻

周公曰文王在鄜召太子發曰吾語汝童牛不服童馬不馳是謂大仁

樂嘉耀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本故惻隱出於自然也）

礼記表記曰中心惜怛愛仁之仁也

左傳文下曰郤文公卜迁于繹吏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利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迁也言莫如之遂迁於繹制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家語曰孔子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此高榮之行

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还報曰家失火饒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貧之人傷水旱万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使節

發河內食粟以賑貧民請歸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東觀漢記曰曹褒在射声营舍有停棺不塗百餘所
褒親自覆　問其意故使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来
絶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塗其無主者設祭以
祀之迁將作大匠時疾度巡行病徒爲政医薬経理
饘粥多蒙済活
又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
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
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其以聞出浮奏以
見霸曰君所使椽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又曰趙喜爲赤眉所迫亡走遇更始親屬皆裸殊塗
炭飢用不能前喜見之悲慨所裝繒帛資粮悉以與
之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迁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
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門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
道譬之或身對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
矣
又曰崔篆爲建新大尹班春所至之縣徑獄塡滿篆
垂涕曰嗟乎刑罪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
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篆吏巾頭諫曰誠仁者
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殺大尹贖二十人
蓋所顧也遂称疾去矣

謝承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隸人韶爲嬴長嬴隣境歲飢多被寇廢耕桑其民流入縣界永索衣粮者衆韶愍其飢困開倉賑濟之所廩賸万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潜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可含笑入地也

范曄後漢書曰史弼字公讓陳留人平原相時韶書下牽鉤黨郡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至詔書牽鉤責曰青州六部其五百黨平原弼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原則平原之民户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掾械送獄遂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

英雄記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迁陳留太守出関数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之故用饑於路不忍委法因殺所駕乎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南陽人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獨一嫗病死歎息謂人曰誰當理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其仁愛惻隱若此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拜延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當斷衣省刑狀其妻執蜀吉手持毋筆夫妻相向垂泣所當平決若繼無嗣吉令其妻妾得入經營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

列女傳曰傷不疑毋仁而善教不疑為尹行縣錄囚徒还其毋輒問所平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平其）

事反死為生也　毋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出毋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淺君子謂不疑毋能以仁教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之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有四端猶有四体也

莊子曰古公亶父君幽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地公古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為臣吾與為狄臣奚以異旦吾聞之君子不以所用害所養因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也

尸子曰駙馬共為荊使於巴見擔酰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酰人也於是謂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

得之尽注之於江

韓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禍

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弢者爲府將惟仁愛雖存行陣未嘗殺戮

義上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說文曰義者己之威儀也

易下繫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礼記經解曰除去天地之言謂之義

尚書曰以義制事

左傳隱公曰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史記曰趙朔將下軍娶晉成公姊爲大夫人景公三年屠岸賈欲誅趙氏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韓厥許諾稱疾不

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餘死耳居無何而朔婦晜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天人置而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既不滅若先聲及索兒

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索之柰何杵曰曰立孫與死孰難程嬰曰立孫難耳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孰予我千金吾告其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殺之諸將以爲趙氏孤兒以死皆喜然趙氏其真孤乃反在程嬰卒以俱匿山中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之大業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絕者祀其趙氏乎大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

又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
世丶公有功德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戚趙宗国哀之
故見龜策唯君國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其以
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
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功脅諸見孤兒名武諸
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
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
有令郡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諸將
遂反與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戚其族復與武田邑如
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辞諸大夫曰昔下宮之
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
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孫公杵臼趙武啼
泣頓首固諸曰武願苔節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
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為不
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
世不絶

又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
兵欲屠之為其守礼義王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父
兄乃降卽以魯公礼葬項王

又曰樂毅去燕之趙丶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
猶事大王若獲戾弛在地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
況燕昭王後嗣乎

又曰来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及漢誅
彭越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時
為越使齊還奏事越彭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
召罵布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
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
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皐問項王所以不
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也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
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
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万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得從而疑以為
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
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為都尉漢
書曰楼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託身護與呂公及
妻呂嫗同食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子曰
呂公以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又
曰衛青曰衰而霍去病曰貴青故人門下多等去病
輒得爵唯獨任安不去
又曰卜式河南人初以畜為事弟哥忽請於式欲分
財異居式便脫身出唯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
余年十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奇悉破其產矣式
輒復分與之
續漢書曰李固被誅梁冀乃露固屍於四衢令有敢

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門書上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辞於其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含陰陽氣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重豈知主命何爲以死相惧太后聞而不誅乃听得襚欽帰葬之

又曰梁冀諷有司劾杜喬遂執擊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椽陳留楊匡聞之號哭星行到洛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蟲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使於是帶鉄鎖上書詣闕乞杜李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礼殯殮送喬喪还家葬送行服隱匿

又曰袁忠子秘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杵刃皆死以陣謙以得詔復秘等門閭號曰七賢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桎今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擊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其得免

又曰使弼迁河東太守断絶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請生齎書請之幷求假塩税弼大怒乃付安邑獄拷殺之覽遂許作飛章下司隷誣弼誹謗檻車徵前孝廉魏郡毀変形服詐爲家憧瞻護於弼〻遂受誣事當棄市郡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

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克君無乃豈乎陶
立洪曰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献宝亦
何疑焉議者乃息
又曰李棗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
子歸鄉里時爰年十三有頃難作下郡收因三子二
兄受害爰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
尺之孤李氏存戚其在君矣成乃將爰入徐州界爰
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責卜於市陰相往来梁冀既誅
而灾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
臣冤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爰乃以本末告酒家酒
家具車重厚遣之後王成卒爰以礼葬之感傷田恩
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又曰李膺門生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寔爲膺門生
未有録牒故不譴毅慨然曰本爲膺賢遣子師之豈
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後漢段熲討羌凉州刺史郭閎貪其功賚留熲軍義
從者日役久悉卿悉反叛於閎罪歸熲坐徵輸左
校羌凉復沒營塢吏人守門訟熲詔問熲謝罪不伏
敢言狂京師称之爲長者焉
又曰雷義字仲翁爲尚書郎同時郎坐事當居刑義書
默自表取罪論免問臺郎郎貪之委位白上乞贖義
罪順帝皆除其罪

東觀漢記曰杜林弟成物故隗囂乃听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狀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令之世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曰亡去

又曰鮑永字君長爲司隸校尉行縣到京兆灞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吏事諫止之永曰親比面事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辟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

右扶風推牛上苟諫冢上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礼義之至仁者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悦

又曰爾宗崩廡范奔赴敬陵時庐江郡嚴麟奉章弗窮今奔國喪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之馬所歸緣路訪知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廡叔度好賙人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又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績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十万詣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績分財產善乃潛負績逃匿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潼績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績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

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
書薦行狀
又曰素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
督行郡公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户今天下岩王
氏之霅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
恐天下惶惧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觧衣
而前頋代太守斬死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又曰魏譚事字少聞王莽未政乱盜賊起人名相食
譚爲夷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皃堇
勅獨放含主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胄皆當以
次死哀縱汝急此去譚不肯叩頭我常為諸君主炊
養食馨肉飢香餘皆菜食羸庾肉腥臊不可食頭先
等輩死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
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火姓李氏擁城不下吏始遣柱
天將軍李宝降之不肯云聞苑之趙氏有孤孫喜信
義者聞頋得降之更始徵喜便詣舞陰李氏遂降
又曰桓典字公雅夲孝廉為郎中居無幾國相王吉
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劒歸葬
服喪三年負土城墳為立祠堂尽礼而去
又曰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乱平弟仲為
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抱

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
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
朝出求食逢饑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
老母待歸為命願得歸食母畢還就因涕泣賊哀而
遣之平還食母說因白日為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
詣賊衆皆大警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
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汝南王林字巨尉年十余歲弟季出遇赤眉賊
將為所哺琳自縛請先李死賊矜而放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隨孝弟礼為餓賊所
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礼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
賊大驚放之謂曰可歸更持米糒来孝不能浮復住
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
孝著聞肱常與李江謁郡夜於道遇賊欲殺之兄弟
爭死賊遂兩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
肱託以託辞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庐求見
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受不労
以酒食而遣之

又曰劉翊字子相陳國人也張李礼嘗弔師喪大水
寒乎毀牛病不能進罷曳道路翊行汝南界中逢之
索與疏閑下馬與語便推所乘牢車強牛與之供其

粮資不告姓名
又曰梁国車章爲縣攻曹令黄拳爲人所証章証其
無罪當下筆立辞乃以斧斫右手五指問口死獄中
又曰會稽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爲州所奏見收持
吏以鉄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
侥辞
又曰張儉爲東部督郵時中時常侯覧殘暴百姓儉
牽劾覧遏絶章奏並不得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
十四人爲黨得亡命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儉縱罪可
得寧悉報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邊伯玉恥獨爲君子
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延今日載其
半矣欽歎息而去
又曰彭脩則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百数人作乱脩
與太守俱出討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
以身障杆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
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余悉皆散降言曰爲彭君故
降不爲太守服也
魏志曰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太守上邽令馬超奔
上邽郡人任養等率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还
州超復圍州甚急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
数重温夜從水中潜出明日賊見其跡遣追遮得之

温執還詣超解其縛謂曰合城欺可見若從吾言反
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計之也不然今爲戮
矣温僞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乎曰大軍
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耶温
曰夫事君有死無二而公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
又曰董卓迁帝長安幽用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
使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
墓陳發章表哭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
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以我疇荅曰漢堂衰頹人
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者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
非所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奉大事以求所欲既
滅無罪之君又仇守義之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
皆東海而死豈忍從將軍者壯其對不誅
又曰初濟陰王思與梁習俱爲西曹令史思直日白
事尖中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
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已罪應受
死太祖歎息之不言嗚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
義士二人乎
又曰牽招字經表紹辟招爲督軍從事招卒又事上
尚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親之悲感設祭
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龐濟字子異初以凉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郡郵商猛令敢有臨喪死
不赦濟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懷
匕首欲因見以殺猛匕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
忠烈聞

魏略下脽習除大醫人與孔融親善會融被誅當時
許中與融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
舉卿捨我而死復當語與者哀歎無已太祖收習欲
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

蜀志曰曹公東征擒関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礼之甚
渥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久無留意謂張遼曰卿試
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原然
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
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公曰
事君不忘其天本不義士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
必効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顔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
賞賜羽拜書告辞而奔先生左右欲追入曹公曰彼
為其主勿追也

吳志曰陸瑁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瑁
書託孤瑁為起墳收導其子養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遭石勒乱負母妻行入草遇賊失
牛馬攸語其妻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擔兩兒

便當尽死不知自弃現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歸乃
從之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東唯閆續詣東市
號哭吊死而無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
免禍
于堂晉記曰宣王封王陵發令孤遇家暴屍兗州武
吏東平馬隆託虞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愧之
漢晉春秋曰文王誅鍾會為攻曹向雄収塟王召而
責之雄曰昔先王掩骸埋胔仁流枯骨當是時豈先
卜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
収葬教無関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
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仇忿枯骨捐
之中野百歲之為〻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
與宴談而遣之
三十國春秋曰城都王隷禦長沙王入於建春門陸
機敗道走隷誅及弟雲夷三族機昊人而在寵族之
上人多悪之城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
門之敗機衆多喪牽秀譖之於頴言機持而端孟玖
復構之於内使牽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為後
軍司馬至是収承下獄考捶数百兩裸骨見終言機
究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
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顧於吾〻危

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
自詣謁朋承之冤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吾
分卿何為尔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主乎固明承
冤玫又疾之尔幷見害